國際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二期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版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圖畫中的世界……

的里雅斯特

歐洲的危險地帶！

第二次大戰後歐洲一個最危險的地帶，的里雅斯特，在去年初義大利和約成立以後，本來已經解決了。然而，由於美國對蘇的外交攻勢，三月十九日，美英法突然建議推翻對義和約，把的港重行劃歸義國，這一地域重又成爲歐洲的最危險地帶了！

（上）的里雅斯特的居民，天天讀着爆彈式的新聞！然而他們是希望和平的。

（下）的里雅斯特邊境的美軍哨兵，不斷偵察着南斯拉夫方面的動作。



（上）的港海面停泊着美軍艦，上面美海軍在瞭

（下）義南兩國在的港的分界線名爲「法蘭西線」是依照法國的建議而劃定。這裏，在鐵絲網旁邊的美軍官，依然保持着一種戰時的空氣。



AUSTRIA
義
ITALY
南
VENEZIA
GIULIA
Gorizia
Monfalcone
TRIESTE
特港自由區
Fiume
ISTRIA
Adriatic Sea
Pola

的里雅斯特區域圖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二期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 目錄 —

零售：每冊法幣二萬五千元

預定　平寄：廿五萬元　掛號：廿九萬元
三月共
十二期計　航平：三十七萬五千元　航掛：四十一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三元半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瞭

月的跌風雖已過去，經濟仍未趨穩定。據合衆十六日電傳，三月的紐約股票市場仍有在一

再次，義大利將於四月十八日舉行總選舉。義國民主勢力的強大，已使美國所支持的喀斯貝里政權慄慄危懼，而且義國四月選舉的結果，對於法國

瞭望臺

戰爭歇斯底里

三月似乎是歇斯底里症流行的一月。

去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宣佈杜魯門主義，號召援助希土，曾造成了國際緊張的空氣；今年三月十七日，這位總統又在參衆兩院聯席會議中發表鼓勵戰爭的演說，並提出三點：（1）恢復戰時徵兵制；（2）議會立即完成歐洲復興計畫的立法手續；（3）制定普遍軍訓法。接着馬歇爾也發表演說，主張美國必須加强軍力，以作外交政策的後盾。杜馬演說之後，英美通信社馬上大加渲染，有的說「華盛頓已被戰爭空氣所籠罩」，有的說「目前的局勢完全與一九四〇年法國淪陷時相同」。奔走相告，倉皇相傳，彷彿戰爭眞有一觸即發的樣子。

說穿了，這不過是歇斯底里的舊症。那是連美國許多共和黨人士，也認爲杜魯門是在「故意製造危機」。如果去年杜魯門主義的宣佈，是爲了針對當時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攻勢，那末，這次杜馬的合唱，却正是爲了干涉四月中義大利大選的攻勢。一般說來，他們對於戰爭的强調，與控制歐洲的馬歇爾計畫，正是同一政策的兩面，同樣是爲了實現其擴展和干涉政策的目的。試略加說明之。

首先，我們不能忽略美國國內的當前危機。二月的跌風雖已過去，經濟仍未趨穩定。據合衆十六日電傳，三月的紐約股票市場仍有在一天內銳降的情形，而由於生產過剩的結果，美國各工業部門都已開始解雇工人，最近罷工風潮的蔓延，已使美國遭逢了「塔虎脫・哈特萊法案通過以來第一次最大的危機」，馬歇爾計畫固然是美國挽救自身危機的一種手段。但馬歇爾計畫下的國外市場對美國商品的容納也有其限度，何況馬歇爾計畫的推行，還有許多問題。因此，爲了挽救這日形迫切的恐慌，美國資本家就想從擴充軍備和準備戰爭中來找「出路」。在今天，普遍軍訓案還擱在議會裏，「援歐」法案也尙未完成立法的手續，於是又搬出了這戰爭歇斯底里的嗎啡針來刺激一下。

再則，西歐五國同盟公約已於十七日在比京簽字，參加馬歇爾計畫的十六國則正在巴黎開會。如所周知，西歐聯盟以美國的武力爲後盾，等於是馬歇爾計劃執行的工具。美國當然不肯僅僅以西歐五國爲滿足，她早已暗示凡是希望取得「美援」的國家，都必須以加入西歐同盟爲先決條件，換句話說，她要更進一步的掌握這十六個國家的主權。現在，十六國正在開會，貝文和皮杜爾固然作着拉攏或說服的努力，但由美國自身出來製造緊張的空氣，對巴黎的十六國自然也是一種「鼓勵」和「鞭策」。杜馬演說之後，十八日北歐三國總理就發表反共演說，表示願意與西方國家聯合，這在美國看來，可謂「實獲我心」也。

再次，義大利將於四月十八日舉行總選舉。義國民主勢力的强大，已使美國所支持的喀斯貝里政權慄慄危懼，而且義國四月選舉的結果，對於法國的五月選舉也將發生很大的影響。義法的民主勢力倘如得勝，美國就將失去支配權，也就失去了控制歐洲的兩根支柱。團結的東歐既無懈可擊，希臘的局勢岌岌可危，對捷克的陰謀又告失敗，而現在又是義大利了！這使美國大大着了急，於是出之以戰爭的恫嚇（關於對義外交攻勢，下面再講）。俗語道：「沉默是金，雄辯是銀。」何況非雄辯而是叫嚷？由此也可以看出帝國主義集團的危機和恐懼了。

有人在叫嚷戰爭危機，有人在製造戰爭危機，這是眞的。但實際上，戰爭危機並不存在。這主要是因爲今天世界反對戰爭的人民力量已遠超過了製造戰爭者的力量。有位合衆社記者問蘇聯駐紐約總領事羅梅金，目前有無戰爭可能。他的回答很幽默



在華爾街的酒排裏

，說：「這是神經錯亂的念頭。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歇斯底里的。」

環繞義大利的外交攻勢

針對着義大利四月十八日的大選，美國領導英法發動了猛烈的外交攻勢，他們企圖由這一攻勢來操縱義國的選舉，以達到其打擊民主勢力，維繫搖搖欲墮的右翼政權的目的。這一周來，這個攻勢發展到了最高峯，除了美援以外，表現於三個方面。

一是法義關稅同盟談判，巳告完成，於二十日簽定議定書；一是十九日馬歇爾在加里福尼亞大學演說，警告義大利，如共黨在四月十八日選舉中獲勝，則將喪失歐洲復興計劃所能給予的利益；又一是美英法三國建議將的里雅斯特自由區交還義大利，甚至又聲明可以考慮交還前義屬的非洲殖民地。據路透二十一日電傳，美國還有兩項支持義大利约措施也在考慮中，一爲向希臘建議放棄對義要求賠償，一爲設法使義大利加入聯合國。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的里雅斯特港問題。因爲這一建議等於是推翻戰後惟一巳完成的對義和約。因爲依照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簽定的對義和約的規定，「義大利承認的里雅斯特港劃爲自由區，的港所在地的維尼齊亞、戈里亞的三分之二，歸還南斯拉夫。」現在美英法忽然建議修改和約，「無非是以的里雅斯特港贈與義大利選舉人作獎品，目的是要使義大利人在四月十八日的大選中，擁護美國代理機關的反動派，而不顧義大利人民的利益。」（聯合社廿一日電，莫斯科廣播）

廿二日，南斯拉夫向英美法提出照會，抗議關於的港的建議，指責「英美法三國認爲有徵求義大利同意的需要，而反認爲無需獲得盟國南斯拉夫的同意。」同日，南國向義建議願意直接談判，但義外長卻拒絕了。

總之，推翻對義和約的建議是美國繼撕毀波茨坦協定的又一攻勢。這目的是在企圖鼓勵義大利的右派，分化義大利民主團結的力量，而並非眞正有愛於義國，是很顯然的。華爾街的機關報「商業周刊」，毫不隱諱地說明了美國干涉義國局勢的動機道：



一九四七　一九四五

法西斯同來了！

「如果義大利未來的選舉結果失敗，西方無疑的將要失去希臘、土耳其和中東。美國現在就應採取步驟，並用政治和經濟的方式去左右義大利的選舉。去年美國是將共產黨員從義大利內閣中排擠出去的主動者。在未來的選舉以後，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去保持這種主動權。」

四月十八日

世界的視線正集中於四月十八日的義大利，這將是民主與反民主搏鬥的一個日子。現在，一面是義大利人民正熱烈的準備選舉，一面則是喀斯貝里政府動員武裝力量，派駐重要各地，以配合國際外交攻勢，左右這次的選舉。

據聯合社二十二日電稱：「巳登記參加競選者不下九十九政黨，其中大黨是喀斯貝里領導的基督民主黨（這是梵蒂岡教廷所贊助的），共產黨、社會黨及次要數黨組成的人民陣線，以及勞工社會黨、共和黨、右派民族集團及牽制派。據預測，人民陣線總共可得選票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基督民主黨可得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勞工社會黨、及共和黨可合得百分之十，帝制派、及民族集團可各得百分之十……。」

義大利民主力量雖在國內政權壓抑、外國勢力干涉之下，仍然抱着堅强的信心，這與義大利豪富紛紛準備逃亡的情形，恰成了顯著的對照。義大利「共和報」曾這樣說：「帝國主義者竭力要左右義大利的選舉結果，而在我國設置一傀儡政府，或一個政治管理處。但是杜魯門與喀斯貝里忘却了：他們詭詐得愈下流，愈蠻橫，義大利人民爲自身權利而鬥爭也必將抱定愈大的決心。」

國際「第三方面」

在距倫敦不遠的塞爾斯登舉行的國際社會黨援歐問題會議，巳於二十二日閉幕，決議三項，一是「抵制五月間在海牙舉行的歐洲合衆國大會」，一是「組織西歐經濟機構，定四月二十五日在巴黎開會討論」。又一是「美國供給的援助，不得附帶任何政治或軍事的條件」。

這也許就是所謂國際上的「第三方面」吧。但

我們必須指出，其中「組織西歐經濟機構」的一項是基本的，其餘是陪襯，以表示其與邱吉爾等之不同處，以表示其「第三方面」之爲第三方面。事實上，這次大會中最積極的是英國的工黨和法國的社會黨，大會的主席是英國前財相達爾頓，義大利和波蘭的社會黨都已先後退出。所以怎麼樣打扮，也遮掩不了原來的臉相。句話，這是馬歇爾計劃的工具之一。

在世界兩極化中，中間的路是沒有的。一切「第三方面」，其實都是替「第一方面」服務的東西。美國需要「第三方面」，甚至製造「第三方面」，便是如此。

聖地與油

美國撤回了對巴力斯坦分治計劃的支持。二十一日馬歇爾發表聲明，表示放棄聖地分治的計劃，而建議成立暫時的託管。按巴力斯坦分治計劃，原是根據聯合國調查巴力斯坦的多數報告擬定，曾由美蘇協議支持，並經聯大通過，這是去年聯大中惟一最有建設性的成就。

納稅人的難關

美國爲什麼忽然又要擱置這分治案呢？據聯合社說：「其動機有二：（一）避免美蘇兩國軍隊同時派往巴力斯坦執行警衛任務；（二）顧全美國在阿拉伯各國的油權。」

油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說明這一問題之前，請先看下面一張簡單的世界油產表：

地方	蓄藏量	每年產量（單位百萬桶）
美國	二〇、八七三	一、九〇〇
中東	二七、二七五	二八三
蘇聯	七、五〇〇	一六四
南美	八、三〇〇	四五〇

在這些區域中，中東是油藏最富，又是最落後的地方，它的無限的未經開發的油藏，向是列强尤其是英美爭逐的目的。

英國在中東有着立足點，例如在伊朗和伊拉克。最近她和伊拉克簽訂的條約，更使她獲得了在伊拉克的基地。最近，美國也從阿拉伯取得了石油利益巨大的讓與權。

英國是不贊成巴力斯坦分治計劃的，去年年底以來阿拉伯人反對分治的衝突流血，都可說是在英國縱容甚至贊助之下進行的。

美國雖說是支持巴力斯坦分治的，雖說對猶太人有過「諾言」，但她的兩眼注視着的只是油。他看着油發呆，所以她始終對巴力斯坦的動亂不置不辭。現在，她還是看在油的面上，又不顧聯合國的決議，和什麼對猶太人的諾言了。

有一則電訊可以幫助我們對於局勢的瞭解，據倫敦二十日廣播：「關於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擬斥資二億美元從沙地阿拉伯的油田建築一條通到地中海岸的油管事，據利叙亞總理馬登說，美國既已放棄巴力斯坦分治計劃，故建築油管的事將易於實現。按有人曾問馬氏是否將允許這油管通過叙利亞國境，他便作如上的答覆。並且說：「此一時，彼一時，現在雲霧既已消散，一切障礙也就消除了。」」

「金圓的項鍊」

有人說，美國正在把「金圓的項鍊」，套在日本的頸上，這個比喻倒很恰當的，因爲這表示一面扶植它，一面又控制它。

美陸軍部次長特萊柏領導的代表團，已去了東京。這代表團的重要團員計有：

紐約全國貿易協會主席洛里，夏威夷銀行家莊士登、斯蒂倍克汽車公司董事長霍夫曼，紐約棉織商休曷、羅雅爾的經濟顧問費斯、特萊柏的經濟顧問華格、金融專家李普斯曼、朝鮮美軍司令霍奇的政治顧問雅谷白斯、美國陸軍部民事司乞爾斯丁上校、陸軍參謀部史賓塞中校及特萊柏的祕書杜柏中校。前康農棉織廠董事長威廉士亦同行，並將留日任麥帥總部棉紗顧問，以利日本棉紗出口事宜。

據合衆電傳，美國在下一會計年度內至少將撥欵七億六千五百萬元援助日本及貸予該國。東京聞此消息大爲興奮，日本經濟界及政界人士認爲倘能獲得美國借欵，日本在經濟建設上必較中國之工業建設更速。屆時將在美國政策之下，再度形成「農業中國工業日本」之形式。

蘆田內閣上台後，就處在上下夾攻中。上面的是民主自由黨在吉田和齋籐隆夫領導之下，正展開了倒閣運動，下面的則是以郵務職工罷工開始的工潮，正在蔓延着。

三・三五

金元袋底的三個小丑　阿根廷・巴西・智利

從西歐聯盟看

國際「第三方面」

孫思定

一

西歐五國聯盟公約已於三月十七日在比京布魯塞爾簽字了。「這次協議成立的迅速，在外交方面造成了新紀錄，其中主要原因，就是爲了各國切盼能够把這條約在巴黎十六國會議中提出；」（倫敦三月六日廣播）「使民主國家迅速成立西歐聯盟，並爲參加馬歇爾計畫之十六國家日後舉行之會議預闢坦途。」（合衆比京三月四日電）而「合乎邏輯之第二步驟」便是「美國保證西歐如一旦遭遇攻擊，美國將在軍事上援助西歐。」（合衆倫敦三月四日電）事實上，荷比盧三國早就認爲西歐聯盟應該和泛美聯防協定建立聯繫，換言之，就是把西歐跟南美一樣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這原是合乎杜魯門、福萊斯特、巴魯區、杜萊斯等的原定計畫的。早在一月間，莫斯科無線電台評論員邱尼夫斯基這樣說：「貝文爲實現美帝國主義者歐洲計畫之工具，在此項任務中已坦然向前開步。當貝文公開主張之前，美國已有西歐同盟之要求，此非偶然的巧合。貝文爲資本家之忠僕，對金元及美帝國主義者叩頭，已有最佳之表演矣。」

二

這次協議成立的迅速，貝文自然是功臣，但更不要忘記了所謂「第三方面」。早在一月間，當英國首相艾德禮在官邸向工黨發表他的第四次政治演說，而法國社會黨耆老萊翁・勃倫立刻響應的時候，「第三方面」曾一度成爲國際間的一個時髦口號。倫敦方面觀察家認爲：

「英國組織西歐集體計劃可造成一種『第三世界勢力』與美蘇兩大勢力並駕齊驅。此種政治觀念在歐洲若干國家議會中發展已數百年，其所形成之『第三種勢力』則在團結中間派以反對右派及極左派。現在國際舞台則所反對者爲蘇聯及其附庸各國所代表之極左派。此種『第三世界勢力』暫須依靠美國。西歐多數國家中均屬溫和社會主義派主政，美國則以其工商業自由制度，處於右傾地位。西歐集團目下以英法爲核心，初步想拉攏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其次拉攏義大利，然後及於葡萄牙、丹麥、挪威、瑞典及希臘，最後則將參加馬歇爾計劃各國羅致在內。」（聯合一月二十四日倫敦電）

然而「第三方面」的這張「藍圖」，却終於不能不拖一條「暫須依靠美國」的尾巴；正因爲這條尾巴和金元王國結了不解緣，而社會主義這類名詞（即使是「溫和的」吧）又是福萊斯特、巴魯區、杜萊斯特之流所最厭惡的，於是「第三方面」反比一月間消沉得多了。

但是，這是不是說，「第三方面」已成過去了呢？恰恰相反，作爲「第三方面」骨幹的西歐各國社會黨（或工黨）在這次組織西歐聯盟的工作中確曾起了極大的作用的。英法兩國，不用說，即以比利時、荷蘭以及行將被牽入的北歐三國——瑞典、挪威、丹麥而論，正是社會黨當權的國家。所以從西歐各國社會黨（或工黨）在爲馬歇爾計畫舖平道路的功績上看，「第三方面」應該得到美國的嘉奬的。

三

在「第三方面」的旗幟下，似乎頗爲立論有據的。西歐的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等待標揭着他們的「溫和的」社會主義；說依靠美國是暫時的，是一種手段。譬如，英國工黨「叛黨」議員克洛斯曼（最近簽名附和邱吉爾的「歐洲民主聯邦」的），就認爲，只要依靠美援而「使不列顛工業拖出蕭條的水溝的時候，第三勢力就是眞正的力量而不是一個名詞了，」「那時我們對金元的依靠終會實質地減削的。」（Crossman: The Third Force—"Nation", Jan. 24, 1948）他非常讚佩貝文的話，因爲貝文曾說過：「給我時間並給我煤斤——我就能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政策。但我拒絕催迫我。」

然而，英國人民給貝文的時間不謂不長，已經三年了；英國有的是煤礦，而且已照貝文的「國有計畫」收歸國有了，究竟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同時，只要看看東歐各國，所受的戰爭創傷比英國嚴重得多，他們却早已走上繁榮的路了。從這對比中可以明白見出，貝文與克洛斯曼輩正是害怕工人力量的發展，所以只有依靠美國。貝文與克洛斯曼要靠了美國獨佔資本的力量來實現他們的「社會主義」；這不能不算得一種最荒唐的奇蹟了。

誰亦知道，英國自從接受美援以後，不但沒有能够及早「拖出」克洛斯曼所指稱的「水溝」，而且愈陷愈深，這「水溝」已經變成萬丈深淵了；金元製成的鏈索已經緊緊地纏繞在英帝國的頸子上，使這個老大帝國變成了金元王國車子前面的一匹駑馬了。

「第三方面」的「暫靠美國」論便這樣被事實證明其破產了，然而這却無害於擴張主義者利用這破產了的「名詞」來做推行擴張政策的「屏風」；而且正因爲其破產了，益可使擴張主義者放心使用，不必害怕其「社會主義」的商標了。

四

克洛斯曼在其「第三力量」一文中亦承認，在十八個月以前，社會黨在各國的聯合內閣中還保持着優勢的地位，可是自從法義兩國政局兩極化以後，社會黨便淹沒下去了。這正說明了，不是跟人民前進，便是爲帝國主義服務，中間的路已經沒有了。所以現在一面要依靠美國，一面要標揭「第三方面」，其以僞裝面目來作服務工作，已極爲明顯了。

那麼，「第三方面」在怎樣服務呢？

第一、是用「暫靠美國」等等一套已經破了產的荒謬理論，來一面掩飾出賣國家主權犧牲民族獨立的行爲，一面替擴張主義掩飾其侵略的眞面目。這點毋須細說。

第二、是用「中間」的面目來離間破壞各國人民的團結。在這方面，西歐各國社會黨尤其是英國工黨的確盡了一番力量的；主要地是在分裂職工會。

早在去年十一月間，世界職工會聯合會執行局開會的時候，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對於英國職工會總會未能給予馬歇爾計畫以適當的支持，表示不滿。格林和其他發言人主張，工黨政府和貝文首先應該對職工會領袖加强壓力，以便迫使職工會總會支持馬歇爾計畫，並參加美國勞工聯合會籌備的「歐洲十六國職工大會」。到十二月中旬，美國雖舉行了一個會議，出席的有英國外交部代表馬金，和美國勞工聯合會代表杜賓斯基、米尼和華爾。當時擬定計畫，企圖利用馬歇爾計畫來分裂世界職工會聯合會。根據這個計畫，當世界職工會聯合會討論它對於馬歇爾計畫的態度時，英國職工會就在會場裏挑起衝突，最後由英國職工會首先退出世界職工會聯合會，並且和美國的「勞聯」與「產大」以及十六個「馬歇爾國家」的職工會合起來另組一個新的國際性的職工會機構。到十二月十七日，英國職工會總會便在貝文壓力下通過了馬歇爾計畫，並訓令出席世界職工會聯合會的代表團在執行局中擁護這計畫。可是到二月十一日，利物浦的七千工人便號召罷工，反對馬歇爾計畫。當摩里遜在布里克斯頓會議席上，企圖替英國工黨政策辯解時，他的演說被聽衆高呼「不要把英國出賣給美國」的口號打斷了。「領袖」與工人，顯然分道揚鑣了。

其次，「第三方面」正經由國際社會黨會議來破壞西歐各國人民的團結。最近在倫敦舉行的國際社會黨委員會中，義大利南尼所領導的多數派社會黨的全體代表，爲抗議譴責共產國際情報局的決議案而退出會場，並且聲明不擬參加討論馬歇爾計畫。這說明了，英工黨策畫下的這個國際社會黨會議的目的。南尼早在去年一月十九日的「前進報」上論及波蘭的經濟改革時便明確地說，「對於我們，祇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同樣的運動也應該在我們國會內展開，而且要不遭遇到誤解自由的意義和把他自由當作阻住社會主義具體和實際成就的「中立」詭計的障礙。」

第三，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美國不僅利用現成的「第三方面」，而且還在製造「第三方面」。

據「德意志通訊社」昨天消息，美國軍政府的代表們與德國三個政黨——自由民主黨、基督教民主同盟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青年組織的人員們，曾經在二月底舉行會商。目的要在這些組織間建立密切的合作，並請它們搜集關於柏林各民主組織的情報。美軍大尉比爾斯，在這個會議中担任主席，敦促這些組織的代表們組織「第三種勢力」。各青年組織將得到美國當局由供給經費、宣傳品的紙張等等方式所給予的援助。比爾斯大尉對他們保證，當排除在這些組織進行「新工作」時所可能發生的一切障礙。會中議定：唯有三黨青年組織的少數領袖，可以與聞他們和比爾斯大尉之間的聯繫。

五

事實已經非常明顯，在全世界人民反奴役的浪潮一日千里地奔騰澎湃的今天，擴張主義者的眞面目被逼得日益暴露因而日益遭遇到反抗的今天，爲了掩藏面目，削弱反抗，「第三方面」，亦許會日益被製造出來，重用起來的。今天最典型的當然是英國的工黨，事實上，它在五國盟約、在十六國會議、乃至在正在發動中的「歐洲民主聯邦」運動中，是一直領先的。所以今天凡是奉工黨爲圭臬而以「第三方面」自居，正是應着擴張主義者的徵召而來的。上帝製造「人」的時候用的是泥土，擴張主義者製造「第三方面」的時候，用的是金元；人應該傳上帝的「道」，「第三方面」應該爲擴張主義者傳「道」，也是天經地義的。

義大利大選展望

貝遜

一個國際陰謀正在進行中。這是在戰爭的恫嚇下進行的；這個陰謀的目的就是要控制南歐的一個大國。這個陰謀是怎樣的進行的？國際的反動派爲什麼要進行這樣的陰謀？他們難道會成功嗎？早在去年十月，連一個美國記者也這樣說：「小麥、煤斤和藥品買不來一個國家的服從。」

如果「西方」在大選中失敗……

陰謀圍繞着四月十八日義大利的普選進行。

華爾街機關刊物「商業週刊」最近一期（三・十七）曾寫道：

「如果義大利未來的選舉結果失敗，西方無疑的將要失去希臘、土耳其和中東。美國現在就應採取步驟，並企圖用政治和經濟的方式去左右義大利的選舉。去年美國是將共產黨員從義大利內閣中排擠出去的主動者。在未來的選舉以後，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去保持這種主動權。」

所謂失去義大利，就要失去希臘、土耳其和中東這句話，如果從象徵的意味去看，那是一點也不錯的。義大利民主進步力量如果在半個月後的大選中獲勝，如果在未來的半個月後能够掙脫了美國的枷鎖，不但在精神上大大鼓勵了希臘、土耳其和中東人民底鬥爭情緒，而且實際上使美國不能以義大利爲根據地，來監視和侵略地中海南北岸和地中海以東的人民運動，更不能以義大利爲軍事、政治、經濟的基地，進行其反東歐新民主政權的陰謀活動。並且，如果義大利民主進步力量能够戰勝的話，那麼，美英導演的奴役歐洲底機構——所謂西歐聯盟——在某一程度以內，縱使不完全成爲泡影，可是缺少了義大利這一個大陸上重要的脚色，也將黯淡得很的。

美英的統治層當然知道這一切。他們對義大利的陰謀，不自今天始。不過這陰謀却隨着選舉的臨近而更加激化了。

面對着挑戰

這一陰謀，如上面所說，是四面八方配合着的。喀斯貝里政權甚至這一點上也不能完全獨立。比如大選本來是去年秋天就要舉行的，可是聽了美國命令把共社兩黨趕出內閣去了的喀斯貝里政府，馬上宣佈大選延至年底舉行。爲的是什麼？要佈置呀，要爲自己的利益佈置呀。然而去年十月十二日的地方選舉，顯示了人民進步力量第一回合的勝利，於是喀斯貝里政府只得把大選宣佈延到今年四月十八日。爲的是什麼？還是要佈置呀。然而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人民運動的高漲，使喀斯貝里政府手忙脚亂，應付也來不及了，唯一的佈置就是成立了一個新法西斯黨。人民運動高漲的頂點，是人民民主陣線（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成立）的組成，從此就展開了它的新階段。這一點留到後面去說。

面對着這樣的挑戰，喀斯貝里政府有什麼辦法呢？有的。唯一的辦法是向「西方」乞援。他要求美國不要撤退駐軍；一月十七日，美國海軍補充部隊就到了義大利的大蘭多港口。在全國人民的反對下，美義訂立了友好商業航空條約，這是二月二日的事。其實商約還沒有訂以前，喀斯貝里的義大利從美國輸出的貨物，就已佔它的總輸入百分之五十八（去年的數字），和義大利經濟有密切關聯的歐洲諸國，反而不能和義大利恢復正常的商業關係；義大利可以從波蘭輸入煤斤，可以從羅馬尼亞輸入石油，可以從保加利亞輸入小麥，可以從南斯拉夫輸入穀物和木材，所有這些，喀斯貝里一概不許——他要從美國輸入一切！於是戰前百分之十一的美貨輸入數字，就增至去年的百分之五十八了！



——在義大利大選的前夕——

法西斯回來了

義·Corrado Pallenberg　史煉譯

一個在諾姆台巴特（Nom-debataille）以「主教」聞名的人物，經過義大利警察的長期通緝，終予落網並由羅馬法庭審判，結果以法西斯份子的罪名被判四年徒刑。義大利的大赦令適用於這一案子，因此這個案子的原判被擱置一邊，「主教」也就獲得了自由。

這個人的被捕、判罪、和釋放，是目前義大利政治形勢的典型例子，因爲這個「主教」杜拉底（Augusto Turati）一度曾爲墨索里尼的左右手和法西斯黨總書記，並且還是義大利新法西斯黨（Neo-Fascist）數一數二的「精神上的」領導者和理論家。

義大利政府嘴上說反法西斯，法律上卻充滿着許多漏洞，在執行的方法上也寬弛得很。結果一度被驅入地下企圖待機攫奪政權的新法西斯，他們的黨徒在義大利的聲勢日漸浩大了。

新法西斯黨是什麼？最近我去過羅馬的新法西斯黨總部，並要求他們對這個運動的宗旨作一個權威性的解釋。他們給了我一張打字的文件，並告訴我說，這個文件是由「主教」個人執筆的。

這裏是其中的幾句：「法西斯允許在民主的體制下保證給予每個公民以同等的自由。如果要想根絕法西斯，那是歷史性的無稽。義大利立國至今僅七十五年，但是三分之一時期是由法西斯執政的。法西斯主義在政治學說的歷史上是有其地位的，它的某些成就還被普天讚揚。」

在義大利新法西斯黨最大的機關報La Rivolta Ideale報館內，該報編輯湯納里（Giovanni Tonelli）給我一張「義大利社會運動」綱領，它的歷史至今已有一年多了。

湯納里告訴我該黨黨綱擁護廢止一切反法西斯的法律。另一項條目是：建立一個「美國型」的共和國，不過總統握有大權；加強政府的權力以代替政黨；廢除國會，代之以經濟利益爲基礎而不是自由參政的「合作」

到二月初，人民民主陣線在各埠舉行示威，又在羅馬舉行全國代表大會，這時，喀斯貝里的政府震驚於民主力量在急速增加中，他意識到最後的武器——如像希臘似的，用刺刀。他一方面製造空氣，說武裝暴動要發生了，來做藉口，一方面就動員了二萬官兵，成立了公安隊，「監視選舉」，並且撤換了一千多個同情人民運動的兵士，而在這之前由內政部長史克爾巴（Scelba）創辦的流動堡壘（Mobile Guards）也是兼有這個目的的；到二月六日，美國裝甲車運到義大利的已達一千輛，到三月十七日，甚至公然調兵到義北四個所謂「戰略據點」去駐守。這四個據點，是民主運動最高漲的地方，即米蘭（Milano）、杜林（Turino）、波洛格那（Bologna），克萊莫那（Cremona）（註）。

請救兵

喀斯貝里一方面在國內佈置刺刀網，一方面就向外國請救兵。二月下旬，他們已不大有獲勝的信心了（二月廿三日合衆社就傳出很「悲觀」的消息），到三月中旬，這信心也就越加消失（三月十四日合衆社傳豪門大亨紛紛準備逃亡了）；所以三月三日，敎廷就下令所屬臣民，一律不許投人民陣線的票，爲喀斯貝里壯壯聲威，三月十日，法國和喀斯貝里政府訂立了關稅同盟，十六日，杜魯門送了十五條自由輪給喀斯貝里，又將船艦十四艘交還義大利。這時，美國有些報紙已經主張用武力直接干涉義大利的選舉了。

十七日杜魯門的演說就是用武的恫嚇，他用國際危機來嚇退比較落後的國內外人民，使國外人民的視線不至於集中美國的擴張政策，同時使美國選民的視線不致於集中在經濟危機和反動措置。他建議了所謂普遍軍訓，這一點對於國外人民來說，包含着示威的作用。但是基督教民主黨還以爲未够味道，它要求杜魯門除了這樣的恫嚇之外，還「應有軍力上的表示」，「必要時美國決以武力維持義大利的獨立」。

然而喀斯貝里的黨這麼一說，是爲了什麼呢？還不是爲着演出一幕雙簧：三月十九日馬歇爾演完了背面的一部份。「他警告義大利，假如共黨在四月十八日的選舉中獲勝，則將喪失歐洲復興計劃所能給予的利益。」

這時英國也由貝文出面，和喀斯貝里的外長史福柴會談邀請義大利參加西歐聯盟，法國也和義大利簽訂了法義協定。然而更大的引誘還在後頭呢。

所謂更大的引誘就是撕破對義和約。三月二十日，美國建議把的港交還義大利；就是以引誘義大利人投票擁護喀斯貝里爲目的的。本來撕毀和約的陰謀，早已在義大利國內由各反動黨派所發動，也不自

（註）這幾個地方人民運動的高漲，可以從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表決共和政體的票數看出來：

	贊成者	反對者
米蘭	一、一五三、〇二七	五四一、八七二
杜林	八〇〇、七七二	五三六、四九七
波洛格那	八七九、二〇一	二一二、三七三

組織。

這些目的當然和舊法西斯沒有兩樣，不過新法西斯事實上和另外一個時髦的「運動」相似，這就是戴高樂的人民聯盟。

新法西斯主義在戰爭結束以前早已開始。第一個祕密組織於一九四三年夏天在那不爾斯成立，它的頭兒是後來被捕的庇拿脫萊親王（Prince Valerio Pignatelli）。第二個是「工廠管理委員會」設立在北部的德國後方。其後米蘭的法西斯民主黨即是它所創立。

自從北部解放以後，這些組織就轉到地下。他們的領導者是過去的法西斯黨書記卡羅・斯高柴（Carlo Scorza），一個精力充沛、富有衝刺力的精明組織者，他祕密地走遍全國各地，在黨團之間建立關係。他兩次被捕又兩次脫逃。最近據祕密警察報告估計它已有二十萬到四十萬「積極」的黨員。

這個組織的基金來自親法西斯的工業家和西班牙與阿根廷的法蘭琪黨。

除了這些政治幹部之外，在義大利全境還有相當數目祕密的有武裝配備的新法西斯黨徒。其中最重要（至少最著名的）是SAM（莫索里尼行動團）和FAR（褐衫革命行動團）。

一九四六年的大赦給新法西斯主義的發展帶來了重要的影響。它使這些祕密組織增添了許多新團員，並使他們從祕密走向公開。

當祕密的新法西斯組織變成半公開和更露骨的時候，有着相當政治頭腦的領袖就企圖用三種方法達到政治上對他們的公開承認。

第一個方法是竭力使普通人黨（Common Man Front Party）變質，這個黨是由吉亞尼尼（Guglielmo Giannini）所創立。吉亞尼尼不稱呼他自己是一個法西斯，不過藉了他的報紙抨擊一切與民主有關的措施而獲得法西斯的支持。一九四六年六月大選，他的黨在議會中的五五六席中獲得了三十個席次，秋天的市選中，他成為羅馬最強大的政黨。

吉亞尼尼的馬到成功使他決定他有足夠力量向逐漸要喧賓奪主的新法西斯黨挑戰並擊敗他們。

結果他們離開了他，並且在柏底里斯（Bernardo Patrissi）領導下開始了他們自己的組織。

新法西斯的第二個企圖是為了取得政權而竭力公開，這是喬凡尼尼（Alberto Giovannini）所領導的，他曾是墨索里尼「法西斯共和」上的著名記者，他到了

今日始；不過現在却由內外配合，使它成為爭取選舉勝利的武器罷了。

大選形勢的估計

那麼，這一切——裝甲車、「美援」、的港、等等，究竟對於四月十八日的選舉，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呢？

首先，回憶一下過去兩次重要的選舉，是有益的：那就是一九四六年六月的普選和一九四七年十月的地方選舉。

下面是這兩次選舉中各黨所佔的百分比：

	一九四六・六、二	一九四七・十、十二
基督教民主黨	三五・二%	三二・八%
社會黨	二〇・七%	人民集團 三三・四%
共產黨	一八・九%	
法西斯的普通人黨	五・三%	一〇・〇%
共和黨	四・三%	六・〇%
其他	一五・六%	一七・八%

應該知道，在去年地方選舉之前，右派薩拉加特（Saragat）分裂了出去，另外成立了工人社會主義黨，而南尼（P. Niemni）領導下的社會黨主力，與共產黨結成集團。在十月地方選舉中法西斯黨選票的增加，就是喀斯貝里政府扶植法西斯力量的結果。目前參加四月大選的人民民主陣線，是去年這個人民集團的擴大，它包括了十一個進步的政黨和集團，和許多從各反動政黨（如共和黨）脫離出來的公民。目前義國政黨可以分成三個集團，一個就是人民民主陣線，第二個是現政府集團（包括基督教民主黨，共和黨和工人社會主義黨），第三個是極右派集團（包括普通人黨、自由黨、民主國民同盟、保皇黨等。）美國通訊社二三月所作的預測，就是根據上述數字和上述情況來做基礎的。拿合衆社和聯合社的估計來做例子罷：

	合衆社估計（三月十四日）	聯合社估計（三月廿二日）
人民民主陣線	三五至四〇%	三五至四〇%
基督教民主黨	—	三〇至三五%
其他各黨	—	三五至二五%

兩個估計都認為人民民主陣線將得到至少百分之三十五的選票。我們認為這個估計大體正確，結果甚至會高出這個百分比，為什麼呢？

人民民主陣線的新方向

首先的一點，是人民民主陣線在結成之前，社共兩黨已經改變了在當時的議會裏爭取權益的政策，而面對羣衆、深入羣衆、教育羣衆，使整個人民民主運動在實質上變成真正的、深入的、根深蒂固的羣衆運動。社會黨的「前進報」在去年十二月十四日這樣寫道：

「祗有把政治鬥爭的重心，從議會活動轉移到組織一個羣衆性的人民陣線，纔有可能扭轉目前各種政治力量的關係，而且只有以人民運動的波濤，纔能夠掃除今日當權的反動聯合勢力。」

羅馬，並創辦了一個周刊「紅與黑」，在這個刊物上他拼命鼓吹法西斯和社會黨的調和性。

新法西斯黨和社會黨之間的談判眞的開始了。喬凡尼尼根據墨索里尼早期是一個社會黨員的這個論點，說

義共中央去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決議，也指出了相彷彿的路向：

處在這些情況中，「就比一向更必須實行一切愛國份子、民主勢力與共

斯貝里政府進行抵抗，進行著不妥協的鬥爭

羅馬，並創辦了一個周刊「紅與黑」，在這個刊物上他拚命鼓吹法西斯和社會黨的調和性。

新法西斯黨和社會黨之間的談判眞的開始了。喬凡尼尼根據墨索里尼早期是一個社會黨員的這個論點，說他要回到他「早期」的法西斯主義路線，他說這個法西斯主義是不反勞工和進步的。

但是當社會黨默察了實際的情勢，他們發覺喬凡尼尼不過僅僅是一個新法西新黨的發言人，他要和社會黨「聯盟」，不過是要擊碎一切社會黨和共產黨之間任何合作的可能。基於這些事實，喬凡尼尼被監禁起來，他的報紙也就關門大吉了。

這兩個大失敗給予新法西斯黨一個教訓——企圖和另外一個政黨合作和通過另外一個政黨工作的路是不通了。再加一九四六年年底國際的政治「氣候」變了——由於美蘇關係的日趨惡劣，結果造成了沒有顧忌的反共，甚至它是這樣「時髦」，因此任何人只要公然表示他是反共的，就是明目張胆的法西斯份子，也都能夠「過得去」。

所以第三，最成功也有效果的：就是前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羅馬成立的「義大利社會運動」，其實它早在「發育」期內，就已經公開成立了。在名稱上和公開的言詞中，「義大利社會運動」從來沒有做得像杜拉底在祕密文件中所說的那樣顯明。這是因爲未來的義大利憲法，明確地禁止法西斯主義，它已被制憲會議通過了。

不過法律也沒有禁止改了名換了姓的法西斯主義；立法者由於恐共病的困惑也沒有將反共份子鎮壓下去，這些反共份子「並不偶然」的又是新法西斯份子。這個結果是新法西斯份子有了一個相當強盛的黨。

這個新法西斯黨領袖之一的湯納里，實在不過是另個：更有權力者的替罪羊。這個人就是格雷（Ezio Maria Gray）過去墨索里尼內閣的一個閣員，在法西斯執政時曾是新聞編輯和無線電廣播員。「社會運動」黨員與黨員之間的關係極爲祕密，不過杜納里告訴我，「社會運動」已有五十個「區部」，遍佈義大利全境。

新法西斯黨還掌握了許多報紙，由他們所控制的七家大報是他們的武器。最重要的是La Rivolta Ideale，羅馬的一張周報，銷路達十四萬份。這張報紙由湯納里編輯，格雷負責決策，和一羣新法西斯份子投稿，其中大部份是用假名發表的。

其他新法西斯報紙是在羅馬出版的柏底里斯的Ora d'Italia日報，羅馬Idea Nuova周報和Rataplan周報，米蘭有Meridiano d'Italia日報，巴勒爾有Corriere Espresso日報，那不爾斯有La Ruota周報。巴里有Menifesto周報。（譯自新共和）

義共中央去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決議，也指出了相彷彿的路向：

處在這些情況中，「就比一向更必須實行一切愛國份子、民主勢力與共和勢力的戰鬥性的團結，以便對喀斯貝里政府進行抵抗，進行誓不妥協的鬥爭，使國家的政治路線採取對勞動、和平與自由有利的新方向。」

今年二月一日人民民主陣線代表大會通過的憲章，指出爭取勝利所必須採用的方式，即：

「團結所有一切關心自己國家命運義大利人，以及所有自由的人民和勞動民衆內部的一切勢力，他們現在必須站在救國的最前線。」

這是非常重要的改變。九個多月以來，這一深入羣衆發動羣衆的路線，已經有了很好的成績。去年年底的工農在罷工中所表現的力量，就可見一斑。共產黨黨員有二百五十萬，社會黨有九十萬。加入總工會的工人有七百萬。合作社運動的參加者有三百五十萬。在過去的民主鬥爭中，義大利南部是最弱的一環，現在這裏已經成立了農業工人聯合會，這個組織並且已長成爲强大的集團，去年十二月還舉行了南部民主大會，成立南部民主陣線，目前這南部民主陣線已參加了人民民主陣線。所以反動派企圖在南部獲取決定性的勝利，已變成不可能了。此外，羣衆性的組織，如游擊隊全國協會、婦女聯盟、青年陣線，都加强和發展了，還成立了一個反法西斯青年聯盟，吸收更多的愛國份子；在婦女聯盟的主催下，又組織了「和平之友會」，教育落後的羣衆，吸收更廣大的愛國者。

這深刻化了的羣衆運動，才是人民民主運動獲得勝利的有效保證。

人民民主運動擴大的物質基礎

然而這愛國民主運動的擴大和深化，自有它的物質經濟基礎的。請看看事實罷。在戰爭結束的第三年年底（一九四七），義大利的生產只達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喀斯貝里的政府絕不企圖復興義大利經濟，它的希望完全寄託在『美援』上面」。杜格里亞蒂這句話，完全沒有一點誇張。義大利南部在飢餓中：因爲喀斯貝里政府不肯實行土地改革。喀斯貝里政府要維持南部的封建秩序，使南部成爲地主反動派的大本營，而與北部工人區對抗。在北部工人區，生活也絕不好過。用去年十一月路透社記者的數字，以一九三八年七月做基數，戰後兩年半，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生活費增加了六十二倍，各類工人平均收入只有一九三八年的四十倍；換句話說，根據官方數字，工人平均購買力只合法西斯統治時期的百分之六十！失業人口在去年年底據官方數字已達二百五十萬，全人口只有四千五百萬，選民總數有二千五百萬，這則是說，據官方數字，失業人已達選民的十分之一，已達全人口的十八分之一。換句話說，十個選民中有一個是失業的，十八個義大利人中有一個是失業的。在這種情况下面，喀斯貝里的美式裝甲車有什麼用呢？同樣道理，在這種情况下面，所謂中間路線也就沒話可說。

死亡的是誰？

義大利的人民運動就這樣展開着。義大利一個右派銀行家告訴美國「新共和」雜誌記者的幾句話，說得很俏皮。他是這樣說的：

「我不懂得政治，但我知道美國在敲詐義大利，義大利又在敲詐美國，敲詐的結果將是此地民主的死亡。是你們美國人把我們趕到左與右的兩極！我們投保守派的票，因爲我們相信只有這樣子，右派纔能給美國證明，我們是值得「美援」的。這就是說，美國認爲右派可以保護義大利，使它不致革命了！難道美國笨得如此麼？右派是什麼也保護不了的呀！…………」

連右派也明白，環繞着大選的國際陰謀，其實不過一場敲詐。然而這位銀行家畢竟看錯了。陰謀的結果，死亡的才不是民主，反而是這些敲詐專家呢。

一九四八，三，二十三。



本刊特約美國通訊

美國軍部與日本財閥

夢殊

美國對日政策的劇變

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紐約「下午報」刊載了它的駐東京特派員艾格斯（Millburn P. Akers）的一篇通訊，題名為「環繞着解散日本財閥的劇烈鬥爭」，其中講到：盟國所決定解散日本財閥的政策，在美國正受到日益加強的反對。這種反對，主要來自「戰前和日本工業有着卡特爾協定的美國大企業」；還有一部阻力，則來自美國軍部的內部，以陸軍副部長特萊伯少將（Major Gen. William H. Draper, Jr.）為首，而以一個「近於神秘的組織，名叫海外諸詢協會（Overseas Consultants, Inc.）為其核心。」

艾格斯是第二次大戰美國戰時情報局中國分局心理作戰處的日本問題專家。這一位日本問題專家，有着這樣內幕的報告，很引起人們的注意。而特別受到注意的，是這一報道中提到了陸軍部副部長特萊伯少將的名字，以及那個「神秘組織」，所謂「海外諸詢協會」。

三個多月前這一近乎秘密的消息，由於幾個月來美國扶植日本政策的由掩飾而到完全表面化，它的內幕也完全被剝露出來了。尤其是這個「海外諸詢協會」，大家漸漸知道了，它是美國大企業與軍部人物密切結合的一個機構，而其主要的目的，乃是保全日本的財閥大企業，而由美國的軍部和大企業加以扶植和控制。

不久以前，這裏曾有一個傳說，說當中國的「技術代表團」團長貝祖貽來華盛頓接洽借款的時候，貝氏表示中國可以接受美國關於對日和約的條欵，用以交換美國對華的大量援助。據說，美國方面態度甚為冷淡，而助理國務卿克萊敦對於貝氏的老實回答，就是美國對於日本的政策，業已決定；中國對於對日和約問題同意與否，已經不關重要了。

這以後，更露骨的表示來了。二月二十六日，國務院忽然宣布派遣政策委員會主席凱南飛往日本，調查日本的情勢。在這一消息的同時，合衆社從華府發出消息，說根據華府高級官員的表示：馬歇爾國務卿對於復興日本的政策，業已決定，因為他認為中國在亞洲反共的鬥爭中間，永遠不能處於決定的地位，所以他已決定劇烈地改變對日的政策，以積極的步驟，扶植日本。

這消息是重要的，因為它表示在扶植日本的政策上，國務院和軍部也已完全一致了。關於凱南在日本究竟在作着怎樣的調查，這裏報上差不多隻字不提。然而，昨日，三月十六日，另一個重要消息來了：陸軍部長羅雅爾（Kenneth C. Royall）突然宣布，陸軍副部長特萊伯少將已經率領一個政府和工業界合組的團體，飛往日本，和麥帥商討扶植日本經濟的問題。

這一訪問團，在反對解散財閥的主要人物特萊伯少將的領導下，其包括的人員，特別值得介紹。它包括：

一、霍夫曼（Paul C. Hoffman）—斯多特培克汽車公司的總裁。二、休曷(S.H. Scheuer)—紐約的紡織業經紀人。三、勞里（R. F. Loree）—紐約全國對外貿易委員會主席。四、威廉氏（F. A. Williams）—紡織專家，他將留在日本担任麥帥的紡織顧問。五、莊士頓（P.Johnston）—前化學銀行總董。六、華格（F. S. Walker）—陸軍副部長特別助理員。七、杜伯中校（T. N. Dupuy）—陸軍副部長主要助理。八、乞斯爾丁上校（Cheseldene）—民政部設計人員。

和這一訪問團發表的同時，陸軍部長羅雅爾又發表了另一個重要文件，就是本年二月二十七日「海外諸詢協會」負責人史特萊克（Clifford Strikes，大公報譯為史揣克——編者）給陸軍部所作的一百七十五頁的報告書，其中主要的內容，就是大大地減少日本的賠欵，主張把日本的賠償品減到原來所定的百分之三十，而將「非純粹戰時工業」的工業設備，完全保留，不作賠償。

特萊伯少將的來龍去脈

為了明瞭特萊伯少將這一訪問團的重要性，我們需要把這位陸軍部副部長的重要性，來作一介紹了。因為，從這一個人的身上，可以看出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對於德日政策的改變，也可以認識美國軍部和華爾街怎樣決定恢復德國的大托辣斯和日本的大財閥。

現在的美國陸軍部副部長特萊伯少將，在去年夏季以前，是在歐洲的德國美軍佔領區，做着美國軍政府的經濟組主任的。那時候，他的軍銜是准將；而在職務上，他是德境美佔領軍司令克萊將軍的經濟顧問，掌握着管理德國經濟的大權的。

美國對於管制德國經濟政策，本來是很嚴的。早在羅斯福總統時代，所謂「摩根韜計劃」（Morgentan Plan），主張解散德國一切的大托辣斯，取消德國所有的戰爭工業。在戰爭結束的初期，美軍當局對於納粹戰犯和德國的軍火工業家，還是相當嚴厲的。然而，在特萊伯准將的手上，對於德國的經濟管制，一步放寬下來，終至德國的軍火工業和其他重工業家，也漸漸恢復了舊日的重要地位。

為了特萊伯這一政策，他曾和德境美國軍政府負責解散托辣斯的馬丁氏(James S. Martin)發生衝突。馬丁氏被迫去職，他在一九四六年底，曾經把特萊伯放縱德國托辣斯和美國許多獨佔資本趁機會進入德國，跟德國的大企業合作起來的情形，寫了二封信報告給美國參議員吉爾哥（Kilgore）。那兩封信當時在美國報紙上是大大地披露過一下的。

然而，「朝中無人莫做官」，特萊伯的脚跟比馬丁硬得多呢？馬丁失敗了，特萊伯准將非但把扶植德國大企業的政策貫澈到底，而且在一九四七年

中，當美國海軍部長福萊斯特昇任國防部長的時候，他也被調回國，晉爵少將，做了陸軍副部長。

原來，福萊斯特以前是華爾街著名的狄隆．李特公司(Dillon, Read & Co.)的總裁，特萊伯以前也是在狄隆公司，當過福萊斯特的助手的。而狄隆與洛克斐勒和摩根等等，正是齊名一時的華爾街巨頭，掌握着美國經濟的命脈的。在第一次大戰後到第二次大戰期間，狄隆公司與德國的最大戰爭企業法本化學公司，是有着最密切的關連的。我們這樣明瞭了特萊伯少將的來龍去脈，也就可以認識到在這次美國對日政策「劇烈改變」的中間，特萊伯少將與那些大工業家的代表們訪問日本的嚴重意義了。

海外諮詢協會的任務

現在，我們要談到這個神秘性的機構「海外諮詢協會」了。這一機構，除了它在日本的活動是帶着「神秘性」以外，在美國是不算怎樣神秘的。這原來是美國一些大企業向海外投資活動的一個聯合機構，它是設立在紐約的。它所包括的會員，有下列的幾個：

標準研究諮詢協會；傑克遜與摩里蘭公司；美國評價公司：麥克葛勞公司；考佛台爾與柯爾畢茲公司；福特倍根與台維斯公司；桑特遜與波德公司；史東與韋勃斯特工程公司；伊巴斯哥服務公司；麥迭干與海蘭公司。

這中間麥克葛勞公司的總裁史特萊克，也就是海外諸詢協會的主席。這一個協會在去年夏間七月，接受了美國陸軍部委託，調查日本的工業潛在力量、日本經濟復興所需要的工業設備、以及日本可能作爲戰爭賠償品的工業資產，究竟有多少。

從去年七月到十二月，史特萊克和他的海外諮詢協會的人員就在日本進行調查。這中間，史氏曾經在赫斯特系的「美國人」雜誌上發表過一篇「賠償浪費」的文章，力主保持日本的戰前工業水準，反對把日本的工業設備作爲賠償。他的理由很多，很漂亮，一句話，幫助戰敗國日本賴去賠償，讓日本在工業經濟上受到美國的庇護和控制而已。

據這裏報載，由於特萊伯和史特萊克等等的活動，美國對於日本經濟上的縱容，比之麥克阿瑟本來所決定的，還要超過得多。同時，在過去半年來調查準備的期間，一切是隱秘着做的，所以知道的人極少；現在則報上開始披露這些決定和計劃，而利用了美蘇關係的緊張，什麼都向「防止蘇聯」的理由上一推，似乎是誰都不容加以反對了。

然而，從我們中國人想來，這一種趨勢對於中國的威脅，眞是可怕之至。第一次大戰後的英日同盟，把華盛頓會議所造成的一點遠東和平的基礎，逐漸推翻了。現在，美國軍部和華爾街的獨佔資本家又在重演第一次大戰後的悲劇了。而這次悲劇演出的迅速，更是出人意外的。

爲了祖國的安全，爲了四萬萬同胞的生存，我們對於美國軍部和日本財閥的勾結，是非用全力加以反對不可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草於哈佛大學

一個影響美國外交的神秘人物

重光

拉開華盛頓的政治幕帷，有一個神祕的怪物。他從來沒有在報上頭條新聞中顯露過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對美國外交政策影響之大卻遠超過巴魯區或是胡佛。這個人是誰？他就是伊利奧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衆院外交委員會顧問，今年五十二歲，曾任哈佛大學校長。伊利奧特教授已經完成了他最大的野心之一——使美國外交政策轉向重建一個強大的法西斯德國以作爲一個未來反蘇戰爭的橋頭堡。今天他顯然的對兩件事情極爲注意：一是英美和阿拉伯國家的聯盟；又一是將法西斯西班牙列入馬歇爾計劃內。

他踏入華盛頓的大門，那是太平洋戰事爆發之前不久。當時他在戰事生產局任職，專門負責軍事原料的保管，那時候，只有偶然會聽到他的大名。一九四五年，當他高陞爲參院戰後經濟政策及計劃特別委員會的顧問時，這纔是他眞正「良機」的開始。這個特別委員會的主席是柯瑪（William Colmer），一個懶散的密西西比州民主黨員。柯瑪委員會曾到歐洲作一短游，並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發表他們的報告。

這一報告引起了人們的重大注意，主要因爲它對美國當時外交政策建議作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修正，而不可避免地將要引起激烈的爭辯。柯瑪委員會對聯總工作大加抨擊，並反對借給蘇聯任何款項，除非蘇聯向美國提供她的工業和國防上的情報。它反對拆卸德國的工業配備，並促使美國重建德國的戰爭經濟。

去年夏天，這個有名無實的民主黨員被任命爲衆院外交政策特別委員會顧問，共和黨員哈脫（Christian Herter）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把柯瑪—伊利奧特的政策在馬歇爾計劃中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了。

在完成哈脫委員會的報告以後，伊利奧特教授升任衆院各特別委員會的最高顧問。以這樣的資格，他不僅和衆院外委會主席伊頓接近，並且還和其他許多衆院內容易受他影響的人們保持密切關係。其中有一位克里夫蘭貴寡婦波爾頓夫人（Frances P. Bolton）。最近曾在議會中說美國對巴力斯坦的分治政策觸怒了阿拉伯人，這將使美國從沙地阿拉伯獲取石油供給遭受威脅。

最近有一次她和前副國務卿艾契遜談到伊利奧特教授對西班牙的看法，她質問艾契遜說：「我們對西班牙的政策將要怎麼樣呢？」她說在戰爭中西班牙對美國幫了許多忙，這已足夠抵銷西班牙有一個獨裁者的事實。「你是不是同意？」她問艾契遜，「除非把西班牙包括在馬歇爾計劃之內，否則歐洲不可能達到全面的復興。」艾契遜同意她的話，並且說如果眞是這樣，這將是一個「大缺憾」。這幾句話，對我們觀察國務院最近所發表的聲明實在有着特別的意義。這個宣言中說，如果十六國需要的話，西班牙將包括在馬歇爾計劃之內。

這些不過是華盛頓風吹草動的一個小例子。風就是伊利奧特教授。你沒有看見他，可是你知道他在那裏。

有人把伊利奧特描寫成一個「陰陽怪氣的人物」，說他是「游離」的，「若有若無」的，說他像幽靈一般在「陰陽界」之間保持接觸。事實上這個過去的哈佛校長的確成了國會和華爾街大腹賈之間的「橋樑」，這些大腹賈們，雖然主宰着整個美國的內外政策，不過終是躲在華盛頓的政治幕帷後面，伊利奧特不過是他們忠實的代言人之一而已。

時代與人物

美國勞資鬥爭的第三回合

淑之



美國勞工界醞釀了好幾個月的要求增加工資的大罷工，終於在三月十五日爆發了。這是戰後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第三次全國大罷工，也就是勞資鬥爭的「第三個回合」。

據合衆社的報道，三月十五日烟煤礦業工人十三萬八千人開始停止工作，同時肉類包裝廠工人十萬人也準備在那天晚上罷工。十六日工潮更加擴大，到十七日，加入罷工的人數達五十萬，而政府也首次大規模逮捕工人，一捕就是十萬，形勢是非常的緊張了。讓我們抄一段十七日的芝加哥電訊：

「五十萬以上之工人，業已在烟煤業及肉業中發起工潮。罷工並已開始延及鋼鐵生產方面。由於魯易士領導下聯合礦工會及產業職工會（CIO）所屬肉類包裝工人大多數皆已罷工，罷工人數現已增加至五十萬另五千五百九十名。芝加哥警察首次逮捕參加要求增加工資之肉類包裝工人十萬名以上。此次罷工，減少肉類生產達百分之五十。約有三十八萬聯合礦工會之會員在美國十四州實行罷工，烟煤生產，減至微不足道。其他尙有十數起小罷工，其中包括十二個城市之報業印刷工人，以及明尼波里斯城之教員。」

到三月十九日，罷工還在繼續，并且已蔓延到坦納西州諾克思維勒城的原子能工廠。僅只在短短的五天中，各烟煤礦因罷工而損失的產量達八百萬噸，美國商務部已經下令限止煤的輸出。因爲肉類包裝工人的罷工，農民已經開始停止把肉食送往城市，受到經濟上極大的損失。明尼波里斯城一千一百名教師，罷教已有二十五天，使九十二所公立學校無法上課，七萬五千名學童失學。

但是到三月二十日爲止，罷工還在繼續發展，沒有圓滿解決的跡象。

罷工的起因是很簡單的：物價不斷高漲，工人的實際工資低落，而資本家的利潤卻一天天在膨脹，工人們爲維持最低生活水準，保障勞力代價，不得不開始罷工。

這次肉類包裝廠工人提出的要求，是每小時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九。煙煤礦工人，要求老板們實行一九四七年度的工作合約，合約上規定礦工年齡滿六十歲而在礦場工作二十年以上的，應給以每月一百元的養老金。至於明尼波里斯的教師，他們要求增加年薪八百元，後來又自動減低要求，但政府方面還是不答應他們的請求，而美國教師的待遇，時常比不上一個技術工人的。

這是塔虎脫、赫特萊勞工法實施後美國政府所遭遇到的第一次最大的勞工危機。但是政府並沒有去考慮工人的要求是否合法，卻採用鎭壓手段，把十萬肉類包裝工人送進監牢，命令礦工工會領袖魯易斯下令復工，同時請求法院協助，採用塔虎脫·赫脫萊勞工法的緊急權，禁止原子能工廠的工潮。據合衆社的報道，政府採用這種緊急權，還屬第一次，因爲必須「保護重要工業繼續開工。」

× × ×

勞工的要求是否合理呢？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供的經濟報告，有許多具體材料給我們答覆這個問題。杜魯門的報告是根據他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調查事實所得的材料作根據的。主持這委員會的是美國三位有名的經濟學家：諾斯（Edwin G. Nourse）、凱塞林（Leon H. Keyserling）和克拉克（John D. Clark）。

這三位學者研究的結論，認爲：

「美國的生產量、受雇人數和高額利潤，已達到爆炸的程度。但是美國也面對着通貨膨脹的危機，假如這危機不加抑阻，美國繁榮的美夢，就會煙消雲散。」

根據他們的報告。美國受雇的人數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共有六千萬人，達到了受雇人數的最高點，雖然因爲季節關係，有幾個月受雇人數比較低落，但是全年平均受雇人數達五千八百萬人。同年一月，失業人數僅只二百二十萬人，是戰爭以來最低的數字。

在生產量方面，一九四七年比一九四六年增加百分之七，比一九三五—三九年平均數高出百分之七十六。

同時，消費者的收入除去捐稅後也達到了最高數字。可是物價的高漲卻又抵銷了他們收入的增加，因爲消費者每一美元的購買力，比一年前要降低百分之八。因此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實際工資不斷的低落，使工人們不得不動用戰時辛苦積蓄的血汗錢。以汽車工人作例子，戰爭結束時，每個工人平均約有四百元的積蓄，一年後只用剩了三十八元，而到了一九四七年年底，所有的錢已經全部貼補完了。

在工人的實際工資不斷低落的情況下，資方的利潤，在一九四七年卻達到了歷史上從未有的最高點：六十四億元。全國的生產全年平均值二千三百七十億元，比一九四六年多三百三十億元。但是消費者的支出，卻超出他們的收入三十五億元。

物價不斷的在上漲：一九四七年六月起，批發物價全年平均上漲百分之二十，另售物價上漲百分之十二。雖然一九四七年工人的工資也增加了，但是從來跟不上物價的。

從一九四六年六月政府取消物價管制到一九四七年年底，「生活費用增加百分之二十三，而每星期的工資共增加百分之十八。」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製造業工人每星期平均工資已經增加到五十一元另兩分，打破美國歷史上的紀錄。但是這五十一元另兩分的購買力，比一九四六年六月時低百分之八，假如和一九四五年正月的來比較，要低百分之一八·二呢。這眞是工資跟不上物

價的客觀的證明。

美國政府勞工統計局最近作了一個調查，認為一家四口的城市家庭，每年須有三千另四元的收入，才能維持最低生活程度，但是根據產業職工會的聯合電力工會的報告，會員的全年收入比三千另四元要短六百元，而事實上他們的收入，已比一般工人為高。

另一方面，資本家的利潤却增加了。杜魯門總統的經濟報告說：「一九四七年的利潤，達到了最高峯。企業公司的利潤，在未付捐稅前，一九四六年為二百十一億元，一九四六年增至二百八十億元；付了捐稅後，一九四六年為一百二十五億元，一九四七年為一百七十億元。」該報告接着又說：「一九四七年全年，雖然工資和原料的支出都增加了，利潤却保持顯著的平穩。這指明生產成本增加後，資方就以提高產品售價來抵銷支出，而沒有減少他們的利潤。」

該報告接着又舉了許多明顯的例子，指出物價和工資間關係的脫節。從一九四五年六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這兩年中，食物價格增加百分之五十，而食物等工人的工資只增加了百分之三。鋼的價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工人工資的增加率，還不滿百分之五。木材價格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工資僅只增加百分之八。至於肉類的價格，在兩年中上漲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工人工資的增加率，還不滿百分之三哩。

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報告下結論說，雖然物價和工人收入間關係的不平衡，還沒有使生產受到影響，但是美國社會上的一般情緒，却愈來愈不安。至少，勞工是有權利提出增加工資百分之八的要求的。

× × ×

聯合汽車工會的主席路德說：「大資本家不顧一切，貪婪地追求高額利潤，促成通貨膨脹的危機，完全不管工人的幸福或是國家以至世界的未來經濟。共和黨和民主黨同樣的只是興風作浪，製造通貨膨脹，却一點也不想辦法去解除政府加在勞工身上的苦痛。」

眼看着自己的生活水準不斷低落，資本家的利潤一天比一天堆得高，美國勞工開始認識問題的真相，明白組織的需要和團結所能產生的力量。舊金山的機器業工會領袖巴勒尼說：「工作減少了，已經有八百個機器業工人失業了。說什麼洗衣機、新傢俱、消閒的無線電！他媽的，伙計們把全部收入都拿來買吃的。欠帳的單子一天天多起來，沒有錢付。我可以帶你去參觀一下，屋子裏沒有一只椅子可以坐坐的工人家庭多得很呢。」

工人領袖正積極動員工人們參加選舉運動。「我們要選我們的朋友，擊敗我們的敵人，」巴勒利尼說。一九四四年羅斯福的三次連任，就因為他獲得廣大勞工的擁護。四年來美國勞工從殘酷的經驗中得到更多的教訓，團結得更緊，他們必然會保護自己的權利，去選舉能夠代表他們利益的人作總統的。

★ ★ ★ ★



日·內·瓦·航·訊

「沒有馬歇爾的地方」

朱仲盤

編者先生：下面的一封信，是從捷克京城布拉格寄出來，刊載在這裏日內瓦的一家法文報上的。由於整個歐洲被捲在「冷戰」中，由於宣傳戰的猛烈，西歐方面許多人不明瞭在所謂「鐵幕」的另一面，究竟是怎樣的情形，這封信中的透露的情形，和那一面的人們對於馬歇爾計劃的看法，倒是值得一讀的。為了這樣，我把這封信譯出來，寄給你們發表：

「布拉格今天已成了歐洲最繁榮的都市，遠非烏煙瘴氣的巴黎和羅馬可比了。在布拉格的街上，你可以看到服裝漂亮的婦女，華麗的美容院，數不勝數的服裝店或夜總會。看不到一個乞丐，人們大都是活潑、健康、喫得好、穿得好。這種繁榮，已普及到各階層的人民。

「上星期，剛值捷克兩年計劃第一年的終了，這裏各報都紛出特刊，檢討它的缺點和成果。據說兩年計劃的工業生產，已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九。最近，政府又宣佈了以重工業為主的五年計劃，決將自一九四九年開始實行。

「但在農業方面，因了嚴重的旱災，成績就不好。去年下半年，所有成人的牛奶和雞蛋配給曾減少了一半。不過情形是在改善中。尤其自蘇聯，其次自南斯拉夫運來大批糧食後，情況已日趨好轉。捷克朝野，對這方面似乎頗有自信，一些也沒有悲觀的樣子。

「事實上，捷克人民的生活是在改善中。工人們可以輪流有寒假和暑假，這是從來未有的。還有新造的戲院、音樂院和運動場，可以免費讓工人們享受，也是從來未有的。失業完全沒有了。最重要的，就是西歐諸國引為頭痛的通貨膨脹，在捷克也停止了。黑市雖然還有，去年一般物價已減低了百分之十二。

「有一位捷克經濟專家對我說：『我們認為努力工作、計劃和組織，比任何經濟協定還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對馬歇爾計劃毫不眼紅。借外債是可以的，但不可有政治的條件。外國信用借款必須與有計劃的建設綱領一致的。』

「兩年計劃幾乎已成了捷克人民生活的一部份。在電車和火車上，旅客們隨時可以看到計劃進展的揭示，猶如紐約人看足球比賽或喬路易拳擊比賽的成績一樣。所有工廠的內內外外，都貼滿了鼓動生產的標語和漫畫。我曾參觀布拉格郊外的一個工廠，有一位工人熱情地對我說：『現在再也沒有生產太多的事情了，完全跟戰前不同了。在當時，如果生產得太多，店舖裏將充斥着貨物，而工人將被擯到街上去。現在，我們多生產一些，就使每人的生活好一些。』

「工廠的大門口掛着一塊巨大的佈告牌，劃分兩行，一行註明着每一部門的名稱，一行是各部門依照兩年計畫的每周工作進度的記錄。一位工人對我說明了這塊記錄牌的用途：『如果某一部份這一星期中完成了工作的百分之一百三十，我們給畫上一隻飛機；如果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畫上一輛汽車；百分之一百用一個人走路來表示；小孩爬行表示百分之九十；一隻蟹表示百分之八十，一隻烏龜則表示百分之七十。佈告牌上有時也許會有爬行的小孩或甚至烏龜，但從來不會有一星期以上的……。』

「這也許是他們對於馬歇爾計劃的答覆吧。馬歇爾計畫把今天的西歐攪得一團糟，沒有馬歇爾計畫的地方却這樣的沉着邁進，我真懷疑馬歇爾計劃能否成功，我始終相信歐洲是不能分裂的。」

二月廿九日·日內瓦

世界文藏

原子戰爭與英國

英·J. B. S. Haldane　殷宇譯

本文作者哈爾登博士，爲英國倫敦大學教授，在英國科學界極有地位。

貝文、艾德禮和摩里遜，雖然是以絕對和平主義者發跡的，現在也談着戰爭了，這很使邱吉爾先生開心。

讓我們看看，戰爭對於男女平民將有怎樣的影響。

我指的不是很好的殖民戰爭——這對於金融家很好，雖然對於被炸的有色男女或死於熱帶病的英國兵士並不怎麼好——我指的是我們也被捲入的列強之間的戰爭。

大臣們講着的戰爭是對蘇聯的戰爭，在這次戰爭中，英國是將與美國聯盟的，雖然事實上我們與蘇聯發有同盟的條約。

爲了這目的，美國需要在歐洲有基地，而英國對於他們說來正是很好的一個。

＊

美國記者們早已在說英國是一隻「航空母艦」，它也可用作發射原子彈和細菌的火箭的出發點。

倘如英國被派了這樣的用場，歐洲人無疑也要轟炸它，猶如一九四〇到一九四六年德國人所做的。又倘如他們也有了原子彈，那末有幾個原子彈無疑也會丟到倫敦的。

蘇聯人現在很可能還沒有原子彈。但我相信他們可能已有了鏞（Plutonium）足夠製造少量的原子彈，也許還有一些爆炸性的鈾的同位原素。

他們也許在試着把原子能應用於工業的目的，因爲那裏沒有煤或油的既得利益的富翁，不會因這一發展而破產。

假如他們還沒有任何原子彈，那末在幾年裏面，他們就會有製造原子彈的原料的。

＊

人們想着科學家是在編造原子彈可怕的故事，猶如新聞記者在上次大戰之前編造普通炸彈的故事吧。

但我要指出，我早在一九三八年所出版的一書中，就估計「德國空軍的大轟炸，可能殺了五萬到十萬的倫敦人。」實際上，英國平民死亡的總數，當在此兩數之間。

所以，在一次原子彈的戰爭中，我們如能僅有二百萬人死亡或幾百萬人受傷，那眞要算運氣了。

而且，一個原子彈爆炸的地帶，可能有幾世紀不能住人的。

美國參謀部需要在他們自己國外有一個廣大的區域，以便發射原子彈或火箭。這是有理由的。原子彈火箭常常有誤射的可能，而常會在發射地方爆炸起來。

因此，我們將看到若干的美國原子彈火箭，在英國的上空爆發。

＊

更嚴重的是疾病細菌的問題。美國正在大量實驗人造疾病的細菌。

從施用這種武器的觀點看，最大的危險是在它不時的爆發；這就是說，疾病細菌可能因不時爆炸而散回到原來發射的地方。

甚麼是「原子堆」？

一葦譯

原子「堆」（atomic pile）——科學家稱它爲「反應器」（reactor）——就是一種燃爐。

現在科學家所用的「堆」，大約和一間客廳一樣的大小。它是用筆鉛鑛（graphite，就是做鉛筆用的）做的，像一個等方形的物體，上面有很多孔。燃料是輕型的鈾，叫「鈾二三五」。鈾作條狀，却放在原子堆的孔裏。「敵對物」（match）是亞原子的物體，叫「中子」（neutron），因爲它是沒有電荷的。

在原子的世界裏，常常有些「無所事事」的遊蕩着的中子，它們尋求着到別的地方去。當一個中子經過像筆鉛鑛這些物體的時候，它就慢下來了；接觸到鈾二三五的原子後，它就立刻衝進那原子的核心去。這原子核於是「破裂」（fission），然後在百萬分之一秒的短時間內，發生下列各項東西來：

一、一個到三個的中子，轉而衝擊別的鈾二三五的原子，產生更多的中子，再產生更多的原子……這樣的反復反應，就是叫做「連鎖反應」(chain-reaction)。

二、巨量的熱。

三、輻射性的剩餘產物(原子灰，atom c ashe.)

計算好適量的鈾二三五，然後任它的原子和遊離中子作「不受控制的」連鎖反應的衝擊，就產生原子彈。可是大量的筆鉛是可以緩慢衝擊的速度的，因而產生一股緩和的穩定的熱流和輻射。這是「受控制的」連鎖反應。用水流過鈾條，熱力就可以保存下來。在這一個過程中，原子能代替了發電廠的煤，把水燒熱，產生電力。

在科學家看來，比熱力更有用處的，就是那些放射性的剩餘產物。這些「原子灰」都是普通元素的「輻射性的同位素」（radioactive isotope）。同位素是一種元素的特別形態，在化學反應上，是和本來的元素沒有分別的，可是重量稍有不同。有些同位素是「不穩」的，那就是說，它們會轉變成一種元素的。可是在它們轉變的時候，它們發出強力的危險的輻射：能，正像木柴轉變成氣體和灰塵的時候所發出的熱力和火焰一樣。所以它們都叫做「輻射性的」同位素。

利用這些輻射性的同位素，我們可以研究顯微鏡所看不到的微粒物

那疾病菌可以同樣影響到人類或動物和植物，完全是真的。

美國領袖們也許以爲通過大西洋，這種傳染病菌的危險便小，因而決定用它吧。

假如這種病菌在歐洲應用，很可能把疾病傳染到英國。

假定舉一例，馬鈴薯和麥被傳染了病菌，歐洲人自然會用若干飛彈，把滿佈病菌的馬鈴薯和麥射回到英國的鄉間。

假如英國的田野傳染了病菌，那末美國派了糧食船來接濟我們也是危險的，因爲這很可能傳染了病菌回去。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至少要死兩百多萬人。

＊

如果我們支持大臣們一心想望參加美蘇戰爭的見解，那末，對於未來的任何計劃都屬徒然了。我們之中的很大多數人，將在這個世界中沒有未來。

蘇聯並不希望有這樣的戰爭。他們的人民已經受够了戰爭。

而且，他們相信，假如能讓他們有三十年的和平，他們必將有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好的成績，而別人必將摹倣他們的榜樣。

這一點，自然也正是美國企業家所怕的。但除非他們在歐洲有了基地，美國要進攻歐洲部份的蘇聯是並不容易的，因爲他們在亞洲的基地已經不穩了。

＊

現在的瑞典政府是强烈反共的，但她卻不願使瑞典成爲反蘇戰爭的前線。英國惟一生存的機會，乃是拒絕充當美國的航空母艦。這倒並非一定是共產黨員，纔認爲如此。

如其這一戰爭發動了，要置身事外就困難，雖然瑞典瑞士和愛爾蘭都沒有捲入上次的戰爭。但我們也許很難成功的。

但我們是可以減少這種戰爭可能的，如其我們能夠明白表示，我們不願充當美國的基地。即使我們的政府還沒有公開答應了美國，但我們知道政府過去已瞞着人民作了這樣的諾言。如其我們政府答應過美國，美國政府就會用原子彈來脅迫它。英國絕大多數人民不要再一次戰爭了。倘如大家認識了戰爭的後果，沒有一個人會要戰爭的。下面我再寫一些原子戰爭中人們可能的死法。

＊

舉例說，即使有許多人能從原子彈爆炸中倖存，但到後來還是要死的，因爲他們的皮膚不能再生長，但變成一大堆的潰瘍了。那吸收了鍶（Strontium）的放射的人們，可能死於骨節癌。足以引起肺癌和致命貧血症的放射性毒氣，也可能與原子彈一道施用。孩子們因爲細胞正在積極生成中，他們將受到比成人更大的苦難。

英國大多數的人民，對於避免捲入這樣的未來戰爭至今束手無策。倘不立即行動，也許太遲了。人們常常說：「我不要打仗」。但鍇和飢饉殺戮着和平主義者，一如殺戮士兵。

我們只能用有組織的政治行動來避免戰爭。假如你要你的孩子們活下去，你是愈快起來愈好。

暗　夜



柴轉變成氣體和灰塵的時候所發出的熱力和火焰一樣。所以它們都叫做「輻射性的」同位素。

利用這些輻射性的同位素，我們可以研究顯微鏡所看不到的微粒物體。放一點輻射性的物質到任何物體上，你就可以利用積氏計算器（Geiger Counter）、分光器、或其他測量輻射線的儀器來透視那個物體。所以，用輻射性的同位素來做「追蹤劑」（"tracers"）使我們在物理和化學上，揭開了無數的祕密。現在這種方法已廣泛地用到一切的科學研究上，從冶金學到營養學，沒有不借助於它的。

世界點滴

納粹戰犯再任軍職

高　弼

據美國電報通訊社（Telepress）二月一日布拉格消息，一個希特勒手下的坦克車隊將軍，名叫戈特里安（Heinz Guderian）的，最近已由德境美佔領軍當局，任命爲德國祕密情報隊（Abwehr）的首腦了。戈特里安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納粹戰犯，但是他被美軍當局寬恕了，一直在加米許・巴登寇鎮蟄處着寫他的戰爭回憶錄。這次的新任命，對於戈特里安，可說是「平地一聲雷」了。

據說，戈特里安已在阿侖多夫設立總部，把舊日納粹的祕密人員集起來，開始工作。舊日納粹的兇焰，又將在德國西部展開來了。

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刊物的編者

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於去年九月成立後，在今年一月，又在南斯拉夫京城貝爾格勒開會。據歐洲報紙所載消息，在一月的會議中，決定情報局所出版的半月刊，定名爲「爲了永久的和平，爲了人民的民主」（For lasting peace, for a peoples' democracy）。這個半月刊取報紙的形式。有一個編輯委員會，主編人是蘇聯職工會機關Trud的原來主編者郁亭（Pauel Yudin）。郁氏是東歐新民主國家的國際記者會的副主席，去年夏間曾經率領蘇聯代表團，出席在捷京召開的記者會。

貝奈斯論蘇聯

奧松譯

自捷克內閣改組以來，捷總統貝奈斯博士(Dr. Benes)成了舉世矚目的人物。尤其是捷外長馬薩里克自殺後，傳說紛紜，揣測百出，貝奈斯的周圍，更被五色繽紛的宣傳，罩上了層層神祕的霧。貝奈斯的態度究竟如何呢？最好當然是讓他自己來說話。下面是貝奈斯回憶錄的一章，頗值得我們一讀。摘譯自英國三月七日「雷諾新聞」。——譯者

自蘇聯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一直認爲一九三五年的蘇捷公約有重申的必要。

我很明白慕尼黑對於歐洲所造成的一切悲慘後果，只是由於西歐對蘇聯的不和與仇視。所以我明白我們如要在戰爭中獲勝，必須使這種不和與仇視停止。

二次大戰以後這種情形的繼續，必將引起再一次的世界衝突，或者對於我們說，將是一種新形式的新慕尼黑。

希特勒的進攻蘇聯，也是因爲西方國家對蘇聯不和的結果所造成，因爲這使德國在一定時期內，緩和了與西歐的衝突，而放手去對付蘇聯。

我認爲只有由英美與蘇聯締結堅決而持久的協定，這樣巨大的災難是可以避免的。我們主要的任務是促成這一協定，而在這一範圍內，我們自己與莫斯科的協定也就便利得多。

在莫斯科，當簽訂一九四三年的蘇捷公約之前，我曾與史太林和莫洛托夫討論過所有關於戰爭和未來和平的最重要的問題，我更與史太林談到慕尼黑、共產主義和捷克共產黨的問題。

我立刻覺得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因爲我們想着完全相同的想法。講到一切有關我們兩國的事情和我們未來的政策時，我們又充份而坦白地交換了一致的見解。

在莫斯科談話之後，我就打了一個電報給馬薩里克（捷克外長）：

「政治談話在完全和諧和友誼中進行。我曾與加里寧（當時蘇維埃的主席）、史太林、莫洛托夫和伏洛希羅夫談過。最重要的是我與史太林的兩次談話，以及與莫洛托夫的兩次談話。

「我們跟莫洛托夫有系統地談到一切我們共同政策的問題，談到戰後德國和匈牙利的地位，談到我們的邊界，談到我們與蘇聯的軍事與經濟的合作。」

「我可以說，我眞想不到我們會談得這樣的明白、決斷，這樣的和諧合作。

「自一九三五年以來，蘇聯已有了顯著的精神的發展。如果以爲她對西方的國際、宗教、和合作的態度只是一種策略，那是根本錯誤的。她的發展完全有一種新的人民的民主精神，所有的蘇維埃民族都有強國的地位，她的前進是無可懷疑的。

「一個新的蘇聯，終將從戰爭中獲勝。她將站在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前面，爲自己爲他們取得世界中的嶄新的地位。

「據我想，蘇聯必然會信守她條約的義務，不但對我們，也對英美。

「他們在莫斯科和德黑蘭對英美的諾言是無可置疑的。蘇聯覺得自己已在世界中得到了平等的地位，他們以此爲榮。

「在我們的談話中，蘇聯特別強調我們的內政與他們無關，他們並不願干涉。」

我認爲我這次的旅行，以及在這次訪問中替捷克所做的事情，是我們政策的大成功。我告訴我們在倫敦的政府，這次的捷蘇公約是戰後安全制度主要的一環，而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英蘇公約是另一特殊重要的一環。

這是我們邊境的保障，是預防第二次慕尼黑的一個保障。一句話，它保證了我們獨立的安全和我們的共和國，這是我們從來未有的事情。

在倫敦，幾次有人問我們，我們是否走得太遠，而把我們的獨立太多地放在蘇聯的手裏。我的回答是：這正是爲了避免未來的新慕尼黑的重複，我們是能夠信任蘇聯的。

我們大多數的人民雖非共產黨，都充份瞭解和贊助我們的行動。他們瞭解戰後歐洲政策的問題，他們特別警惕一九三八年的事情。國內完全贊成及早與蘇聯締約。

在今天，還有一個問題提出來，即我們究竟是西方文化還是東方文化的民族，這可能會造成怎樣的結果。

我的意見認爲這樣方式的問題是並不正確的。在今天，並不能談到我們文化方向任何改變的問題。

文化發展不是像一件大衣似的可讓一個民族隨意取棄的東西，它不能天天或年年改變，不管當時的政權如何。

我們的文化發展具有世界的楷模，不但受西方的影響，也受東方的影響。這至今仍是如此。

最好的證據是我們常以一面傾向於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一面傾向於俄羅斯的文化來表示我們對於德國文化的反響。

我們總是努力於世界的文化和進步，但同時也把感情灌注於我們自己的民族形式。我個所有偉大的民族領袖，便是這方面的明證。因此，這「西方或東方」的問題也就解決了，我們的回答是「西方和東方」。

在今天，當然仍不會有文化或民族方向改變的問題。今天的革命是政治、社會和經濟的根本的變革。

在我所作的「民主的今天與明天」一書中，我曾說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開始仍將是友人，後來也許會成敵人。

我在書中又說：「我堅決相信兩者的和平合作是可能的，對的，而且必要的，在今天猶如在戰時一樣，兩種制度應該忠實合作，互相容忍。我的這種見解，是根據了理論上的考慮和實際上的需要」



西歐的「和平神」

蘇聯眼中的西歐聯盟

世界大事日表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三月十八日）

日期	國際政治	國內政治	經濟與社會	文化及其他
廿三日	美英法三國西德會議在倫敦開幕捷波南提抗議 蘇紅軍創立卅周年布加寧演說強調蘇聯積極爭取世界和平		聯合國糧農會議在碧瑤開幕	
廿四日		蔣廷黻重申我立場稱朝鮮南部應辦理自由選舉		
廿五日	捷克四黨聯合政府成立			
廿六日	小型聯大決議南鮮五月九日單獨舉行普選 馬歇爾提出增援希土二億七千五百萬元新案	蔣主席由牯返京	保加利亞房屋土地一律收回國有 滬米價出三百萬關	
廿七日	英法向歐洲十四國發出重開十六國會議請柬 芬外部宣佈蘇要求與芬締結友好互助協定	國務會議通過統籌地方自衛經費 營口國軍撤守	英與荷蘭丹麥成立貿易協定	
廿八日	美透露中美於一九四五年冬成立祕密空軍協定	東北國軍撤出開原		
廿九日	美衆院外委麥克高文強調援助中日韓	蔣主席召宴東北耆宿稱中央決心確保東北	雷諾攜帶探鈾儀器乘專機來華	
三月一日	南韓美軍司令霍奇宣佈五月九日南韓舉行普選 芬總統巴錫基維答史太林允締友好條約	孫科發表談話稱中國對日和會立場我有改變可能		
二日	美陸軍部發表斯揣克報告書主張大減日本賠償	錢昌照等發起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在平成立		英法文化協定在巴黎簽字
四日	英法荷比盧五國會議在布魯塞爾開幕 魏德邁及麥克阿瑟主張積極軍事援華		英宣佈與芬波締結貿易協定	
六日	三國倫敦會議結束德境英美法三佔區宣告合併	我承認暹羅新政府	滬米價漲至三六〇萬元	
八日	蘇照會美英法表示不承認三國倫敦會議決議 高斯魯斯等在美議會疾呼援華應軍經並進			
九日	日新閣組成蘆田均任首相兼外相			
十日	捷總理高德華演說稱捷內政不容外國干涉 陳納德出席美外委會從戰略觀點呼籲軍事援華		法義關稅同盟簽字	捷外長馬薩里克自殺
十一日	美向小型大會建議限制大國使用否決權 美衆院外委會決定將援歐援華合併為一	東北國軍自永吉小豐滿撤退		
十二日	西歐五國聯盟公約正式通過蘇電台稱公約無效 英議員七十三人建議建立「歐洲民主聯邦」			
十三日	美參院批准美國五十三億援歐法案 貝爾納斯演說強調對蘇必須採取強硬政策		日政府向盟總請求談判十億美貸	
十四日		東北共軍佔四平		
十五日	第二屆西歐十六國經濟會議在巴黎開幕 美通知義政府共黨若選舉獲勝將喪失美援		美三十萬工人罷工	
十六日	歐洲復興會議一致通過西德列入援歐方案		聯合國糧農會議閉幕 美以商船廿九艘移交義大利	
十七日	西歐五國聯盟公約在布魯塞爾簽字 杜魯門向議會演說提出三點計劃主張立即實施強迫軍訓防蘇擴張 華萊士呼籲制止由美政府煽起之戰爭狂	華中靖綏會議在京開幕	美陸次德萊柏率代表團赴東京研究重建日本辦法	
十八日	北歐三國總理發表反共演說並稱願與西方國家密切合作 華萊士演說呼籲和平稱美蘇間無戰爭理由		西歐十六國會議通過設立永久性經濟委員會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二期

世界現勢十講

李純青等著　定價十萬元

這是一本通俗化的國際問題讀本，由十位專家集體執筆。以最簡短的篇幅，分析千變萬化的國際現勢，行文明白流利，深入淺出，絕無艱澀之弊。每講附有問題討論大綱，凡初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具有時事興趣者，均宜人手一冊。全書三十二開本，共一百五十餘面，印刷精美，裝幀美觀。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

美·艾倫著　沈志遠譯

這是美國著名政論家艾倫近作。艾氏以經濟爲主題，舞其犀利的筆，對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政治，作橫斷縱切的剖視。對於戰爭所造成的社會變動的過程，主要的獨佔資本集團和國家勢力關係的改變以及蘇聯與世界其餘部份的新關係，均有詳盡而扼要的論述，面面俱到，務大而不遺細，娓娓動人，說理卻不枯燥。本書出版以來，各地讀者爭購，未滿一月，即巳銷售一空。現再版本業已印就，向隅讀君，欲購從速。

再版本定價每冊二十五萬元

世界知識社出版

★★★ 國際問題研究書籍 ★★★

名家執筆　立論正確

本社出版國際問題研究書籍，目的在幫助讀者大衆認識世界大勢，灌輸時代知識，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和研究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重要問題。執筆者均爲當代國際問題名家，立論正確，文字流利，可作學校補充讀物及自修參攷用書。

俄羅斯問題

蘇·西蒙諾夫作　茅盾譯

本書爲西蒙諾夫的名作，在蘇聯曾打破任何劇本的上演紀錄。作者以冷靜的觀察，簡鍊而生動的描劃出兩個美國，一個是赫斯脫等一類人的美國，它是如何的虛僞和橫暴，怎樣卑鄙地躲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毫無事實根據的揑造種種驚人的新聞，來中傷曾經並肩作過戰的朋友，企圖強迫千萬的美國人再穿上軍裝，摧制所有反對他的人，這就是美國「言論自由」的眞相，另一個是繼續着偉大民主傳統的美國，他們誠實而英勇，進步而聰明，愛好和平，是眞正俄羅斯的友人。劇中主角斯密司只是千萬民主美國人民中的一個縮影，雖然暫時遭受着種種迫害，但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民主美國的。

定價每冊七萬元

世界政治參攷地圖

金仲華編　朱育蓮繪

這本地圖，和金仲華先生以前編過的政治參攷地圖一樣，是用文字和地圖配合，說明每一個世界政治問題的地理與歷史背景的。但是，這本地圖比以前所更進步的，是不僅地圖內容更詳細，而且說明材料也更豐富。這是一本戰後最新的世界地圖集，同時也是一本最有系統的世界政治參攷書。對於研究國際問題的青年，可當入門書讀；對於學校史地科方面，可當教本或補充讀物；對於每一個讀報者，可以作爲日常的參攷書。

定價每冊十五萬元

德國問題內幕

賓符譯　定價三萬元

這是一本對德國問題最明白、簡潔、扼要、客觀分析的小冊子，它把這個世界和平的鎖鑰—德國問題—的各種幕後內情，全部揭露無遺，它將要告訴你德國問題爲什麼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德國問題的主要癥結是什麼？雙佔領區與蘇佔領區的現狀怎樣？德國納粹份子有否肅清？解決德國問題有辦法嗎？

世界新形勢

賓符等著　定價四萬元

本書由國內各國際問題專家孟如、宦鄉、非昔等先生執筆，內容着重戰後世界形勢的檢討及展望，文筆優美，深入淺出，實爲不可多得的國際問題參考書。初版五千冊，即將售完。

世界知識第十五卷全卷合訂本　每冊二十萬元

世界知識第十六卷上冊合訂本　每冊十五萬元

世界知識第十六卷下冊合訂本　每冊十五萬元

世界知識小叢書之二

麥帥陛下

業已出版

美 R, E, Lauterbach 著　梅碧華譯

東亞之狼的日本，今天有兩個統治者，一個是從「神」到「人」的「裕仁天皇」，一個是從「人」到「神」的「麥克阿瑟」。本書將要告訴你昔日的「神」今天如何被逃脫了血腥的戰罪，今天的「神」又如何在扶植着昔日的「神」以及他國內的軍閥和財閥。本書爲報道體裁，輕鬆中帶有嚴肅，嚴肅中含有輕鬆。它將要告訴你許多不爲世人所知的故事，會使你氣憤，也會使你可笑。定價每冊四萬五千元。

附註

（一）本社所出各書，存書均已不多，讀者如需購買，倘希從速爲盼。

（二）爲優待世界知識直接定戶起見，凡定戶向本社直接購買者得享八折優待。

（三）各書所刊定價，均爲上海零售價目，外埠購書，郵費另加。